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八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河涉歸有二子

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

胡罪反

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

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
牧馬馬鬪相傷廐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
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
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於人耶乖別甚易
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

今朔方之北

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

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

甘松山在

今合川郡境內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

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

月雨電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
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
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
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
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
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自
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畧知古今司馬博士
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

兼并羌氏號為強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瓚立

瓚音

遣軍擊乞伏弋蔓敗之

弋音戎

東奔隴右慕瓚據有

瓚

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為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戶

口十餘萬西次罕罕慕瓚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

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

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蜀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

死阿豺兄樹落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玄孫夸

呂立自號為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

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

貲即移反

其南界隴涇

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

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

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

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之號

其主推

直追反

髻以皂為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辮髻

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幕羅為冠

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

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
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
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
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

洮州

今臨洮郡地

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

以其地為扶州

今同昌郡地

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

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隋開皇中夸呂

侵弘州

在今安化郡馬嶺縣界

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

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
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
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
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

今西

平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

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
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
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

徙居之

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

於是留順

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

末天下大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

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

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趙

巨屈反

胡呂

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

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

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

中間叛去

於靈州之境置

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

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

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

渾部落或擬移就秦

今天隴今沂水郡

或欲移近豐

今九原郡

靈

今靈武郡

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

叛之虞臣以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為長久之深冊若

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

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變其本姓至如

耽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

為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

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

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

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

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

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驚擾之使其情

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

今武威郡

則宜於

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

今張掖郡

肅州降者

今酒泉郡

則宜於

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州

今晉昌郡

沙州降者

今燉煌郡

則宜於

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

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使

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

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要纂聚

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

去傷害州縣為患滋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

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為
勝冊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強明官
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可杜絕兼每使達蕃
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
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為羈縻
戎狄之良冊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
無傷於中國今北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
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廻千
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
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
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开諸
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

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毳牛尾及殺羊毛覆之無

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

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毳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

烝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

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為首帥得

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

南南北八百里

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席水在今天的上邽縣

地多山阜部

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忽始遣使於後魏大武帝拜為

宕昌王七葉孫彌秦皆受南北兩朝封爵

宋齊梁及魏並各羈縻之

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

地今郡

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

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

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理者代為白水

首帥因地名為種號鄧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

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

今懷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風交川臨冀同昌郡之地也

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衍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蕃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

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為強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氍牛及羊毛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產好為竊盜常相陵剗尤重複讐讐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被大氊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氍牛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媼穢烝

報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少死者則仰天云枉而
悲哭焚之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大
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璫遣使招諭其酋長
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為軌州拜步賴
為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為岨奉巖遠四州
各拜首領為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別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

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傳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

今張掖郡張掖縣界

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為寧

蘇骨反

敦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贊府

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鵲堤

悉補野因以為姓

宰敦野與悉補野言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弃蘇農也

其國出

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

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

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

甚為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

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氍帳張

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

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
麥為麩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
方累石為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命
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
於脚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
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剝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
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
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

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十褐上裝之安
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稍甲冑每戰
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鎧子甲其制甚精周體
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
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
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劒不戰亦負劒而行其驛以鐵
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加著一銀鵠有草名
連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

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為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婆川絕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為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

約徵兵用金箭冠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

用羊狗彌

猴

三年一大盟

用人馬牛驢

以麥熟為歲首其國都號為邏

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疾

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
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
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正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
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男
女皆辮髮氍裘以頰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
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
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弃蘇農贊
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

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贊普親迎於河源見
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覩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
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
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
學以習詩書當高宗初封賓王蘇農死其子早卒以孫
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總章中
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令將軍薛仁
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大論欽陵

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祿東贊頗曉兵術吐蕃贊府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贊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寇鄯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審禮為洮河軍總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於青海軍敗沒於陣調露二年中書令李敬元戰於大非川又敗績續遣黑齒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

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

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
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
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
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
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
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
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

干戈屢犯我河湟頻擾我邊鄙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為
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
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如所來言陵無憂矣今天恩
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
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
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聖恩含弘拔去鎮
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為守既不歎漢
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振曰十姓四鎮本

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
疑而有憂虞乎論曰使人此詞誠為實論然緣邊守將
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為深憂也
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
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
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
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為
使人明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通

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
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
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
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為漢并雖大海
之外穹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
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
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部諸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
為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

騰突旬日即可蹂踐蕃庭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為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為蕃患故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漁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實有謀漢之懷有伺隙之意則甘涼右地暨於積石北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二三百里狹者纔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國春不遑種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右

界矣又何以為棄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為好功名人崔知辨從五侯七貴路乘我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為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

為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
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蹰
曰是給徒改反我也以為偵諜不以為使人遂遷延無報

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
蹶踏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崔知辨之前事故嘗有此
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
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即罷兵
散卒遂指天為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

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吟久之
莫之能決振為役夏奉戎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
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園囿八荒
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
不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
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
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為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
以為不可允則當設冊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

其意使興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旣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頗生請借人事為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為何如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

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
臣愚竊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

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懼漢密近蘭

金城

郡鄯

今西北平郡

北為漢患實在茲葷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

宜報陵云國家非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
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頗委之於蕃恐蕃力強
易為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
地即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

絕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逕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算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為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策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党二千餘人殺之自帥衆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

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授右衛大將軍乞梨拔布神龍
初死其子立乞梨努悉籠時年七歲祖母祿沒氏攝位
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禮女封金城
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始平縣送金城
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二月改始平縣為金
城縣又改其地為鳳臺鄉愴別里天寶十四年死其子
立號乞犁悉籠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
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氍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
厚文餘所出物產頗同番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
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反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
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
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牝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
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
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
繒綵纏頭衣氍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蒸報為俗畜多
水牛殺羊雞豕穀宜杭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
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剗剗羈事
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

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
其地延袤八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
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瑠檀竹簫
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用銅多商賈少田
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
以一幅布蔽身數日盥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

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鑄石為像每日
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諸寶耳
垂金鈎玉鐺佩寶裝仗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
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滿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
投之卽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
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九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九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

漢阬以玉門陽關

二關並在
今燉煌郡

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

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

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今金城會寧
安鄉西平等

即漢金城
郡地

與漢南山屬焉

屬聯也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循河曰波彼義反
史記曰波山通道

至莎

車爲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氏音支

自車師前

王庭

今交河郡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西踰葱嶺

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

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

築令居以西

令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西北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

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

地並今郡

據兩關焉

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

東自燉煌西至鹽澤

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

往往起亭障是時

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

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

輪臺渠犂

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

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

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就畜

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

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

邊用每口取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

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犂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

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

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糧食至多壯士自

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強者盡

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

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是前後雜廝

不相及逮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

音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

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謂共卿大夫謀事尚

不專決猶雜問蓍龜

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爲文學者皆

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其繇曰枯楊生華何象曰枯楊生華何

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

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

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內於卦中貳師最得吉

故朕親發貳師今

計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

略離散

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隧依深險之處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

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

私賁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

肉爲利辛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爲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

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此失皆不集於所上

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

及生口或虜得時匈奴之人言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

農脩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

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偕

與上計者同來赴對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人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
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
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
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
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
護之起自古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

屯田於比胥鞬披莎車之地

鞬居言反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

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

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

域爲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

王庭

戊巳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巳焉

哀平間自相分割爲

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

尉且

子餘反

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

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婼羌

婼羌而遮反

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至後漢永平

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

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

城門晝

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

今伊吾縣

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

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

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

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

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

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閭盤

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
龜茲復置戍已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
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
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
風土傳其珍怪焉及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
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
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
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

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
誠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
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
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
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
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
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

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
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
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
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
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
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賄益增膽勢益殖
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

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
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
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
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
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庫藏斷
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
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
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僅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

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鄯善不可
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
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
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
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
府藏續其右臂哉爲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
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
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廩食而已今若

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

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

屯柳中

今交河郡縣

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

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踈

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

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

爲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爰自魏

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四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始墨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爲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爲

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
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
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境之事非闢土之宜愚
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
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
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
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
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關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

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
方甚乃從秀議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
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
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
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
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
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
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

通車師後部金蒲城

今北庭府縣

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內地故漢戍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
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
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
臣突厥○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
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
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

強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鎮守焉

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

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今之所纂其小國無

異聞者則不暇錄焉

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

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以他書則紕謬故多畧焉

樓蘭

樓蘭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扞泥城去陽關千六

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

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

此國山居故名山國

西北至車

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傍國國多出葭葦檉柳

胡桐白草

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流也可以

汗金

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嫗

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每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

苦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

謂諸外國屬漢者

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

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

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

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

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

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道負米擔糧

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懲艾不便與漢通

艾讀曰又

後復

爲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

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

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

恐爲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

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

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

且此
余反

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

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產畜作兵畧與漢同自後無聞至

後魏太武時其國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

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允鄯來率衆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犂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着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

梁史云
即且末

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

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即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湏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杆彌

杆彌漢時通焉王理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爲于闐

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熹平中又爲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

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

今交河郡

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

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

也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

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地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焉車師王乃降服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遮漢道通烏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

音許吏反

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

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

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犁
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焉吉還田渠
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
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
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
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
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
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人令

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

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

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

里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音鈎以道通當爲拄置

心不便也拄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禹反地又頗與匈

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盡舉一國之衆是時王莽易

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

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

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

之涉反

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

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

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

至魏帝時賜其

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及晉以交河城爲高昌

郡

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敞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

張

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焉後魏太

武時其前部王爲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

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耆東界幸垂賑救魏使

撫慰開焉耆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爲蠕蠕所并立

闐伯周爲王

高昌稱王自此始闐始濫反

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

伏至羅殺闡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爲高昌王太和二年
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
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
殺儒立嘉爲王高昌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

今郡地

既立爲王會焉耆爲嚙唃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
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其
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
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

公田北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
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紀事訖即除籍書
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
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
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女人
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
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
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

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
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
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
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
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
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名爲白
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
北七十里有一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

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及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

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至大
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惠
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
其王文泰來朝

伯雅子

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

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
昌數年來朝貢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
竄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
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

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
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爲
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北城爲
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
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
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
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
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

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
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
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祖至六畜
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
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
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乂康向使
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
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

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
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
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
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
生於敗肆終於情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
行陣所遣之內復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設令張掖
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
起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

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
渾於西海突厥餘衆尋爲可汗吐渾隨崩更樹君長復
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立之四
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
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爲藩翰中
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

一曰丘茲
又曰屈茨

漢時通焉王理延城

今名伊
邏盧城

都白山之

南二百里

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
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碣砂之處

東去長安七

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

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

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

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犁東

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

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

漢書則黃河也

其真黃河也見
雍州西平郡篇

大唐貞觀二十三年

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爲
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茲城也今王則震之後也今
并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

員於君反

在白山之南七十里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

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今郡九百里西

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

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

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

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

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至安帝時西

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之至晉武

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糴胡之女

糴古
邁反

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
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
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
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
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稍
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
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
不以爲絲唯取綿纈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

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犁熙降於宣呂光僭位熙遣子入侍至魏時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卑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橐駝

馬牛雜畜巨萬焉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犁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

姑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至鄯善
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
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
東水東流注鹽澤

即蒲昌海

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

焉

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海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

阿耨達

即崑崙山耨內屋反

風俗物產與龜茲畧同後漢建武末莎

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爲驪歸王以莎車
將軍居德爲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

莫霸自立爲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
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
王亦始強盛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魏
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竝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
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
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
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
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

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其地多水
潦砂石氣候溫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

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菰蔬與
中國多同菰力反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
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
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
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
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今并有漢戎
盧杆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疎勒

疎勒漢時通焉王理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

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

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

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

撥汗一名判汗

千里當大月氏

大宛康居道南去莎東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

里

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在于闐國北千五百

里土多稻粟蔗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

茲王建攻殺疎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疎勒王

漢遣班超刼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疎勒王忠後
叛反超擊斬之耿恭爲戍已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
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疎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
帝元初中疎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爲王漸以强盛戶
至二萬一千頃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
爲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爲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
禁至後魏孝文帝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獅子冠○唐貞觀
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
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
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
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
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塲又有
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醢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
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鞞婦人不
飾金粉以青黛塗
眼而已醢音詰

烏孫

烏孫者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
其形最異今之胡

人青眼赤髭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

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栢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樹殖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

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

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
間今烏孫强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
匈奴武帝即位令騫賞金幣往昆莫昆莫於是始獻馬
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
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
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
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
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

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

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

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

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

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

庭谷音廉
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

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彌後段會宗爲都尉時烏

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乃召陳湯問對曰
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
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
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
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

阼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
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
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
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
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
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
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音翁候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
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爲昆彌宣帝詔立

肥王之子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元貴靡
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爲大昆
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案如
牙斯呼韓邪之
子並入朝漢以爲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
且無寧歲言或鎮撫或威
制之故多事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
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

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闐馬行十五日北
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
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

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

宿國人令居此
守牧因名也

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

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
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

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

烏秬

烏秬上一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秬城去長安萬里戶

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犂西與

難兜接山居石田間有白草累石爲室人接手自高山下溪間

中飲水故接連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所謂百步千跡有驢無

牛西有懸度山石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

都護理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
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蜀賓三百里南與婁羌北與
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葡萄有銀鐵銅作兵與
諸國同屬蜀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
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
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爲
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
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

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爲天馬子

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

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
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
軍擊宛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

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

今武威張掖郡

界

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髭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
降教鑄作兵器

漢使治其國及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

至後漢明帝時宛

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

並遣使獻馬及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

宋膺異物志大

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
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
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
匿字底失槃陀積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槃陀之
也後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

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踈勒五百

里西南至蒲犁七百里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

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

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

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馬形似龍

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

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
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
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
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
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
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冊定城郭功施
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
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
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
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
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
帝以先帝時不復錄後漢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毀泉臺則惡
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
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

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制宜也
至王莽時亂匈奴畧

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

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

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

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於

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爲單于

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僞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

使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塞王

鞬檢言反賢又
塞蘇得反賢又

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

等國悉被賢改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

且子餘反下同

患賢驕

暴密謀反城降于闐

反音番

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

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

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微立爲莎車王章帝時

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

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

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元默養

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璆

瑁則建珠崖七郡感均

音矩

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

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

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

屈其物反

因之以

凶年羣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

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

禹貢之辭
序次也

禹

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
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大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劉賓

劉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里東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

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

分散往往爲數國自踈勒以西北休屠捐毒之屬皆故

塞種也

顏師古曰即釋種也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

櫟梓竹漆

櫟音櫟槐之種葉大而黑

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

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

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

市有肆如中國

金銀爲

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

錢面作騎馬形後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

也出犂牛象大狗沐猴孔雀

犂牛頂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

珠璣珊瑚

琥珀壁琉璃

琉璃青色如玉魏畧大秦國出赤白赤黃青縹綠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

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真實非其物也他畜與諸國同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絕遠

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

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

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

比近

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愿音若煩反今懸度之阨非蜀賓所能越也其

嚮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

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

斥候

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

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

背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

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陁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
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
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焉至後魏
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帝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
隋史曰即漢時蜀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

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蔥嶺山有順天神

者儀制極華金銀爲屋以銀爲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

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

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寶

音鐵 魍魎

始盧反

硃砂青黛安

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去刮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帝大

業中遣使來貢物○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又號

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
北與樸桃西與犂靬條支接犂靬即大秦也犂讀與驪同靬巨連反行可

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
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

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

出犂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藩國

其草木畜產五

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

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

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拔

獅子似大蟲正氣有顛形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鬣音而占反形音

而其錢獨文爲人幕爲騎馬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

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

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

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

與烏弋蜀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

大爵頸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翺

丈餘食大麥

地方數千里取大諸國地臨媯水

今謂烏許河

商賈

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爲

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

屬連也

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犂羴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

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

百里至罽賓國從罽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

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

海西珍奇異物焉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

城遣使貢獻至隋帝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

隋史云即

漢時安息國

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

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

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
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
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
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
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

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

封駝

脊上高起

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

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

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

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

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爲王

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於大夏分

其國五部頡侯後百餘歲貴霜頡

古翁字

侯兵就却攻滅

四頡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僕達剌賓悉有其

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云至後魏代北

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

一百里

弗敵沙在藍氏城東

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

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

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

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

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
殿容百餘人光色映澈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
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元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
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
膺異物志云大月氏國有牛尾
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
多羅爲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
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
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

郡被服頗與羗同其俗以金錢銀爲貨隨畜牧移徙亦
類北狄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